

防範不實資訊

駐加拿大代表處教育組

加拿大可以向愛沙尼亞和芬蘭借鏡如何通過強調小學和高中的媒體素養來幫助防範不實資訊。從事大眾傳播和公共事務專業人士最瞭解虛假信息不僅對我們的工作，而且對我們的朋友和家人的負面影響。瞬息變化的數位環境使這個問題變得更糟，因為讀者越來越難以分辨什麼是故意製造的誤導，什麼是無意的誤導。隨著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戰爭完全成為焦點，應是我們意識到不實資訊的攻擊不僅僅是基於意見分歧的網路爆紅事物——它們是一種有效的、受時間考驗的武器，加拿大需要開始認真去解決。

虛假信息並不新奇。「假新聞」一詞在 1890 年代開始流行，最近又重新流行起來，特別用來識別 2016 年美國總統大選期間使用的策略。從那時起，不實資訊問題變得更加尖銳，因為它迅速從政治轉移到我們社會的各個領域，迎來一些人所說的「後真相」時代。與錯誤資訊不同之處，不實資訊是經由故意製造和傳播虛假信息來進行誤導的刻意而為，這些不實資訊攻擊破壞人們對彼此及其機關組織的信任。

在 2022 年 2 月佔領加拿大渥太華市中心的卡車司機示威事件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不實資訊的強大影響。佔領者被鎖定在由不實資訊助長的陰謀論的迴聲室中，當佔領者重複有關疫苗接種的不實資訊時，他們將記者視為騙子。這些抗議活動迅速蔓延到全國各地，使加拿大的幾條主要貿易路線癱瘓，最終被執法部門控制。

此一事件應使所有加拿大人敲響警鐘，我們需要迅速採取行動，應對不實資訊的主動威脅。雖然有些省級教育課綱提供學校媒體素養課程，但它們都不是必修，其中許多課程已經過時，不符合當前的數位環境，而且在全國境內並沒有統一的方法。

Media Smarts 和加拿大記者協會等組織正試圖通過課外教育活動來填補這一空白。然而，加拿大缺乏瞭解學生從現有的媒體素養教育中學到什麼所需的內容，因此我們無法確定加拿大的方法是否有效。

隨著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戰爭繼續進行，不實資訊將繼續對加拿大

和其他國家構成重大威脅。俄羅斯目前正在利用其在許多國家的大使館的通訊管道進行組織性的不實資訊攻擊，指控烏克蘭轟炸他們自己在 Mariupol 市的婦產醫院，並聲稱烏克蘭及其西方盟國偽造 Bucha 屠殺平民的事件。

在加拿大，我們目前是用被動的方式來處理已經傳播出去的不實資訊。由於社交媒體網站常為不實資訊的主要來源之一，我們還看到 Twitter 和 Facebook 等公司開始去平台化，切斷廣告收入，並對傳播不實資訊的賬戶發出警告。自從俄羅斯重啟烏克蘭戰爭以來，Twitter 已經在來自俄羅斯賬戶的 26 萬條推文上貼上警告標籤，並表示將繼續這種做法。但是這種被動的機制只有在不實資訊已經傳播到目標讀者之後才會啟動。

國際事實查核人員，如 CNN 記者、前多倫多星報記者 Daniel Dale，以及法新社等新聞機構在我們的社會中發揮著重要作用，讓那些提供不實資訊的人對其行為公開負責。然而，就像社交媒體網站的反應式方法一樣，依靠這種方法來處理不實資訊也存在著限制。我們知道，事實查核員可以幫助糾正不正確的信息並提高讀者對某個主題瞭解的準確性，但這種效果在競選活動等兩極分化的情況下是有限的。由於選舉期間的選情受不實資訊影響如此之大，糾正信息的時效性變成是一個主要限制。

現今有一種科技，可以自動查核網路文章內容，以便可以更快地刪除這些信息。然而，這項技術還沒有發展完全，它仍然依賴人類的判斷。更糟糕的是，陰謀論者現即利用事實查核人員作為他們新的虛假宣傳活動的基礎。正如在佔領加拿大渥太華市中心的卡車司機示威事件採訪中看到的那樣，推動佔領渥太華的陰謀論者 Stew Peters 聲稱「謊言的仲裁者是事實查核者」。

其他國家如何應對虛假信息攻擊？2007 年，由於俄羅斯針對移動蘇聯軍事雕像的虛假宣傳活動，愛沙尼亞經歷了兩天的騷亂，陷入癱瘓。但愛沙尼亞沒有屈服於俄羅斯的強大地緣政治力量，而是採取行動。

2010 年愛沙尼亞政府開始教授從幼兒園到高中的媒體素養。這種轉變背後精妙之處在於它完全融入課綱。在愛沙尼亞，媒體素養

現在與科學和數學同等重要，10 年級的學生必須完成 35 小時的媒體和影響力課程。此外，其課程強調數位科技能力，以評估媒體的相關性和可靠性，以及如何意識到新數位環境中的危險。

同樣，芬蘭也面臨來自俄羅斯鄰國的虛假信息攻擊，涉及北約成員國、移民和歐盟。但它並沒有依靠事實查核人員進行反擊，而是在 2014 年發起了一項反假新聞倡議，以教導其公民如何應對虛假信息。這種有效的方法可以幫助人們在很小的時候就知道如何辨識與解決虛假信息，避免不實資訊持續地影響讀者。就正如芬蘭總理的公關主任 Jussi Toivanen 在 2019 年接受 CNN 採訪時所說：「第一道防線是幼兒園老師」。

芬蘭的課程用於幫助學生在閱讀新聞時進行批判性思考。學生的任務是檢查新聞來源、視頻和社交媒體文章，通過比較它們來分析偏見，他們甚至被要求自己寫假新聞。在 Open Society Institute 的 2019 年媒體素養指數中，芬蘭排名第一，愛沙尼亞排名第三，很明顯這些政策正在發揮作用。

反觀加拿大，如果加拿大沒有統一的媒體素養教育方法，我們就會落後，讓後代容易受到不實資訊的攻擊。各省目前對於資訊空隙所採取不同的方法使我們無法改進當前的媒體素養教學。

如同應對所有緊急情況一般，我們需要在加拿大境內採取嚴謹、一致、積極主動的方法來裝備後代，使其有能力看穿虛假信息。這對於改善我們的政治話語和防止未來出現諸如佔領渥太華等類似事件至關重要。在愛沙尼亞和芬蘭展示經過驗證的政策模式後，是時候開始實施積極主動的方法了。

通過在加拿大採用類似的教育課程，機關組織可以重獲民眾的信任，並通過為後代提供批判性而非憤世嫉俗地思考周圍世界的知識和技能，積極應對未來的不實資訊工作。

撰稿人/譯稿人：陳怡君

資料來源：Andrew Rudyk, 「Defending against disinformation」, Policy Options, 2022 年 6 月 13 日。

<https://policyoptions.irpp.org/magazines/june-2022/media-literacy-counters->

disinformation/

